

路史

冊七



路史餘論第七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莫莢 朱草

莫莢曆莢也世紀云堯時莫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曆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莫生於庭爲帝成曆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一莢至十六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攷曆得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莫莢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

抱朴子亦云又名山茅今西山謔母所種者頗異它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効娑羅門僧進之

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各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蓂莢則蓂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爲服以別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羣臣奏言地祗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生於水涯則非蓂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十三葉宋人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黃柳之厄一寸蓂莢候日梧桐候月草木自然之曆書也

### 五老人

酈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翻爲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

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  
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  
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  
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禮舜故任彥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  
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  
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于  
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  
觀河渚五老人爲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  
古之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  
爲道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舂陵人與之帛與僕問所居州城  
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惟五龍井遺縑在焉乃立祠卽曰五龍祠  
貞元十九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侯封曰壽聖壽通壽

寧壽成壽應云

陵臺說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內北經有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亦謂之臺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為眾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即在上世亦謂之山黃帝葬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是矣蓋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冢稱陵或云秦曰山漢始曰陵殺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之言路

繇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蘇州節度使錢元繇之猶子文炳為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

張賓生曰  
五老陵臺  
繇余諸篇  
清真玄別

唐宋小說  
本色

李卓吾曰  
若使卓老  
於此勦螯  
尋入討出  
本末何致  
一螯而絕  
惜哉

蘓紫溪曰  
富貴人不  
可不看家

訪吉兆于報恩禪宅之側古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据岡當必  
昔賢墳竈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  
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三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鐙傍縷  
青花西璧劍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靶佳玉所成合抱夫容瑩然精白  
炳心尤愛不聽役入因酹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耗丸從劍  
下螯炳右眉間尋見悶絕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  
方伸號躄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甲足色  
如金徒跌挺劍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繇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  
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葬于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臣  
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剛腹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  
櫛罪孰甚焉雖今擊死然方隸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  
苦宜勿念悼知玄始甦錢公希白特爲之紀以知宅墓凶吉始諸太  
古而冢訟之說爲不可掩堯帝而來汔于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

路

史  
餘論七

二一中華書局聚

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直諒忠忱之不泯也

南岳魏夫人言禍之最急者惟墓風與冢訟

去凶年

四凶之去熙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爲妄舜攝之初卽分十有二州旣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土土平而後復爲九州故得共工流于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爲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別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刑之中非先分州而後殛胡益之之徒至謂幽州崇山三危爲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今出怨故更殛死俱爲礙理夫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



國事當作  
國策

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  
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  
紀云舜歸言于帝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  
說學者往往以爲非經有不之信然呂刑言遏絕苗民安國亦顯之  
爲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竄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  
果足信歟夫有勞于民者先王一皆視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佞作九  
載亦勤于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啓其功于前則禹  
亦未能速收勤于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能修鯀之功則鯀非無  
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于夏郊蘇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  
諸

###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爲小篆鉤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耽於傳無  
聞矣据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蓋秦漢間人也碑中敘紀虞帝之

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  
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爲可攷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  
不言出自黃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于內相郭知章明叔家公  
異時亦嘗集錄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  
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  
不明者乎繇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天未喪斯文哉呂梁者龍  
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交趾等處之  
龍門云

楊升菴曰序舜世系與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說二  
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

歷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  
卽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逕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

里有舜廟舜井媯水汭水媯南汭北媯一作澆澆汭舜廟後周宇文護造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

中皆逕山下而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澆汭為媯水之曲云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

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

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聞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

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

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

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

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為即陶丘乃

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

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為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媯水

而遷就之齊州堂記二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其相

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非日後就販之比

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

諸理齋曰  
事在人耳

目前言在  
人懷抱間  
考撫古雅  
不可無此  
暉朗澄鮮  
曲折如意  
之筆

珍做宋版印

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蘇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

曹濮間有舜豢龍井定陶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邵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劭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

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

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丈上有堯舜二祠南巡所至本屬祈門新安志在祈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棣西百六十有櫪山高五里山亦有澄水大抵古迹傳聞多繆如今太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為放勳乃唐之神堯也而周處記始

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櫪山而以具區爲之雷澤以其

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

漁之日邪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大雷高百二

姚上虞江且以姚嬌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嬌墟杜佑

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嬌墟舜所金在西城今長沙縣有瀉水云舜

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蔿公斡會稽又有嬌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

海圖經亦以爲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灤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

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爲之舜井寰宇記堯之泗源

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嬌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爲

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

太康地記爲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是太湖故寰宇引

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獲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

陽城西北十二寰宇記爲烏虢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

陳眉公曰  
虞聖遺風  
何地不異  
獨此鄉之  
愛專也

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宮望帝臺志為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歷城東南十里之廟山宴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朴故老猶彈五弦之琴為漁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留青日札云今襄陽均州上阪窰子舖即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

田中石蓋井即舜所浚者修其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

###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為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為周官而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東哲据

袁了凡曰

中候以追難之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二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為堯  
 置之而三王不置予攷春秋元命苞云堯游于河赤龍負圖與太尉  
 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  
 皇負圖授於堯赤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  
 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  
 年二月東巡狩中舟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  
 甕入水而前去黃玉為匣長二尺廣八寸有戶白玉檢黃金繩芝泥  
 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為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  
 集發圖玄色綈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  
 差藏之大麓而河圖所云與此略同則其為說久矣然呂氏書孟夏  
 命大封贊傑不云太尉黃帝時大封為司馬是太尉也周之大司馬至秦而為太尉

尉漢武復為大司馬東漢復為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進賢其功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贊桀遂良之事

劉昭以為緯候之書貴尚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

後世只守  
此說是足  
除妄驅佞

璿衡賦政當是据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實號蓋太尉之職實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繆康成自注中候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蓋亦知之不發之中候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敞

同人于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內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別知自別於禽獸也胥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數異數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異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子呂后之妹歸於呂平茲何可据王莽嘗言姚嬀陳田王五姓子同族皆以爲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爲姓出各別納之稱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邪臨淮



陳矯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冒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爲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劉嘏旣婚劉疇太常非之則更以爲鍾出鍾離胡同胡母單復相婚不以共本爲悔於是貽書卞壺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遽以爲可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爲後世變情敗俗亂倫無禮之魁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說豈非小人冒禮者之自爲地乎夫小人之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嘍土糞顧謂醒者亦爲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益嘏在邊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別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氏春秋司空

張受先曰  
此等乖戾  
多出代不  
數人之子  
尙何責乎  
庸人矣

茅鹿門曰  
据定

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忱女以為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  
取范陽張璉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璵鄭康成高雋弟子而亦  
為子稚賓納王處道之子于時清議盡無譏諂則知禮傳之妄有自  
來矣而杜佑儒宗恢博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  
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  
以為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予嘗謂後世教失其本  
讀經史者恣為濫說徒以資其所欲為爾讀書者之為多市井之不  
為渠不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  
已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  
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蓋以  
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

明舜以為凡聽五刑必原天子之親立君臣  
之義以權之商鞅作法可謂慘刻猶以太子

劉須溪曰  
三人立論  
皆為理縛  
不是尙論  
心胸痴人  
說夢說夢  
為醒夢乃  
甚矣

為君之貳不可刑乃刑其傳五臣范允若而非孟之言書言舜克諧  
豈有鼻陶為士而警叟執者五臣范允若而非孟之言書言舜克諧  
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舜視天下歸己猶草芥惟不得乎親則不可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陶無執警之理舜亦葉夢得輩云軒之過說警叟未嘗殺人鼻陶  
無弃天下而逃之事何嘗執警叟舜未嘗竊之而逃以

為警叟真殺人而鼻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夫春秋  
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子或曰兄弟公子未命大夫者其重  
視大夫世子君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  
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姓有罪不即市必致刑于甸師不與  
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  
也所以體百姓也為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  
之官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庇而存之誠愛結於心忠厚  
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  
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為天子父殺  
人而廷尉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髮太子馬蹄

李卓吾曰  
自國制同  
姓至此皆  
後世事亦  
不足尚論  
往古資談  
風可也

踐雷廷理依法而斬斲戮御唐党仁洪坐贓百萬當死五奏太宗閱  
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之召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  
可以私失信今朕私党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  
郊進蔬飯將請罪三日羣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請  
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濱海哉廣州都督晉國有訟士勾聽之  
士勾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右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  
子而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之爾其權  
顧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  
辟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  
而豫然惟厥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  
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  
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  
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弃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

天下之父子悅弃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

袁了凡曰桃應胸中認定天子二字直是那移不得已將難處題目付在皋陶身上子輿只看得尋常竟如區分毫末事體如此天子可以放心做天子之父可以放心殺人執法之士可以放心定辟天理機鋒有水到渠成之妙

路史餘論第七卷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天子之德也法乎天下之德而天子稱曰之德也

路史餘論第八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卽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按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卽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卽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爲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天之所爲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爲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爲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爲用爾古之君子必卽位逾年而後改者將以重遽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爲今始也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政所以必書卽位之

年長沙王  
又事敗成  
都王頴改  
年爲永興  
是一歲而  
二號齊鬱  
林王改元  
隆昌海陵  
王改元延  
興明帝改  
元建武是  
一歲而三  
號史冊書  
法混淆莫  
正

年爲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  
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故君子必能盡人  
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歟

楊升菴曰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卽位未踰年而改元  
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  
至五月自五月後止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  
其中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  
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  
不始則無本一年二君則民聽惑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  
也

原尸

於祭有尸見君子氤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



宇宙大疑  
誼云謬哉  
告祭之有  
尸而以孫  
為之孫為  
之其父北

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為執滯豈識聖人

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

羣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

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奚必古之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

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祭五祀于廟皆席

內之西竈於門外之東中霤牖下門則於門左樞而輟壤在門外之

西階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中霤乃中

庭檐溜今俗所謂檐 神說為室神非也 犧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裕于太廟毀廟之主

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

都鄙之社則有主無尸犯輟為壇菩芻棘柏為神主亦有尸焉故坊

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

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發爵則七尸七廟 譙周禮祭集諸

侯之廟有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  
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以桑練而

面而事之  
而曰明子  
事父道能  
非蠻夷之  
道哉

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有重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

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祭有尸無主蓋裕則有主而不裕無主故

自卿以下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菽聖人之

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則大夫有主矣昔衛孔悝反而西國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

宜有主大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可王憚遂以謂大夫士宜通立主豈識聖人之意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

不盡言然其制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氏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

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裘冕而士師逆尸者亦

裘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

之祭泰山召公為尸繹賓之尸高子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

言祭祗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延帝尸稷

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

有尸則地可知星有尸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瀆又可聖人之制

祭致敬而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鳧鷖美神祗祖考者也而五章俱

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爲宗廟二爲四方百物三爲天地四爲社稷  
山川五爲七祀則成周之世大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  
則諸侯之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  
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圭瓚裸尸諸侯  
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  
俱立尸矣始死無尸尙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  
成也無後必厭爲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几二尸神所合也  
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  
以孫示成人也婦爲尸坐不拜手不脫屨嫌燕媵也附用嗣尸尙質  
也旣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爲人子者不爲它人尸厭也  
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爲尸諸侯則求於大夫之孫行者皆  
以同姓之嫡昭穆同也

成氏云未葬之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奠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

天子不

以公諸侯不以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爲己父之

尸諸侯不以己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己嫡為己父之  
 尸是故子未立者小於同姓之嫡而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為  
 尸司寇士師以法殺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  
 祝隨釁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漑尸小祝大祭祀  
 則逆齊盛送迎尸沃尸盥贊隨贊徹大喪則佐大祝贊灋以盤盛水  
 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鬯人  
 供鬯以釁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出入  
 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一宿不戒君前三日而  
 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  
 吉乃宿尸祝儻明日而祭祥去要經而筮尸練則繩屨大祥則吉服  
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  
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  
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也為君尸者受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  
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

大夫見者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

入廟蹕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尸之爲用重矣大夫爲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於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坐按祭君獻尸尸裸之后酌璋瓚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機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妥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一口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羣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酬武筭尸稷君與四卿餞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口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酌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

亦如之利成祝入尸稷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祀坐之飲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

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膳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鬯求之於地也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嬋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蓋有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血爲盡而火之盡者爲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氤氳縹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又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嘆息之聲

縹緲間而已矣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盎啐尸有至沾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鬢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爲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爲尸祭之爲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佑更謂古人質璞華夷同俗故有人狗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

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以盡言邪

鸞車有虞氏之路

大戴禮曰升車則有鸞和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大馭凡御路以鸞和為節鸞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鸞在衡兵車在臙而遣車亦曰鸞車則凡車必有鸞矣春秋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錫旂首有鈴豈特鸞和然皆不若鸞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鸞後者命以和特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者豈其制若三代之車歟明堂位曰鉤車夏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后氏曰鉤車鉤車者先正也蓋由其輿前謂之鉤命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以鉤肇釋司馬之鉤車誤矣山車垂鉤伊古之瑞此鉤其轅非鉤車也

禮斗威儀曰山車垂句山車者自然之車也句者曲也不揉治而



自員曲故言垂句

舜帝無為為治有序

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四門明四目在旋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覲羣后協時同律脩禮詢岳命揆考績其為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為清虛放蕩汗漫而不可繫者于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紕是非遺成敗聽其雜揉而任其所自為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不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邪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為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者予違汝拂豈其不事事哉

汝翼肱也汝為股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

俾禹司空平水土棄后稷播百穀尚司

徒敷五教陶爲土理庶獄垂爲工利器用益爲虞若上下伯夷秩宗  
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節得  
而帝方以優游岩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敢佚其爲治固有  
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以大於水故首命禹及水旣又  
大陸旣作則惟食之爲急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尙徒善不足  
以爲政故次臯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以遂  
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又次之夔以興其樂  
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尤防乎壅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  
則政不可得而治故卒命龍爲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壅一得禹而地  
平天成再得陶而民協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尙而百姓親得益而  
庶物蕃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諧夫然故虞帝得以被袵鼓琴  
端拱一堂之上而天下治豈其不有爲哉不自爲爾故曰無爲而治  
者非無爲也任得其人而無事於屑爲也故用歌曰陟天之命股肱

爲無爲影  
子大都爲  
之極商賈  
而止無爲  
之極佛老  
而止然一  
身之外無  
餘力故不  
足以術治  
也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爲而百工熙者凡以諸侯  
之汝爲汝翼汝明汝聽也豈若是蔑禮節隳形體而自放於繩準之  
外歟昔者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  
地以生物爲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  
自爾行萬物自爾生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爲亦非皆不可以  
無爲也有爲者商賈之事而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  
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  
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  
賈與佛老治怨美雖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轡在手佛老  
之無爲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楊子法言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  
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  
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

無爲乎莊子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皆不易之道也

禹臯戒舜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臯陶矢謨曾微高絕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言也政之文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以俞之而曰允若茲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有不察也而況於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爲艱也在廷之英有不舉也而況於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以爲艱也堂下遠於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况九洛乎

吳魏菴曰  
數者之合  
號曰中天

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為艱也忘賢自與而羣且不可虐況於無告此  
不虐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奮庸不能無廢況於不顯此不廢困  
窮之所以又艱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  
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者顧不謂克艱  
邪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邪特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  
非不知德業之為尚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必有  
其才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既有其德  
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又有其德而奄有四海為  
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矣復何艱邪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  
以敬其君勉其為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於治則戒之以惟艱及其  
以為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於是至矣禹益之為臣於是盡

矣

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孔氏以為益之美堯不然大舜既立

則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帝光天之下畢曰帝

德因愆乎張子厚云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謂堯為帝則何

路

史  
餘論八

八  
中華書局聚

說爲是

###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爲是容悅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邪元首之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戒勸者也後世有如大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思壯士而已戒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爲不少矣果何益也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言股肱之臣樂於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於循法度以責其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墜落也蓋君明

舜戒禹曰  
隣哉臣哉  
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  
成王曰其  
朋其朋言  
慎所與也  
蓋人離而  
聽之則愚  
合而聽之  
則聖書曰  
庶言同則  
繹此君臣  
作歌相戒  
言同繹義  
之道也

周禮大合  
樂以致鬼

則小人去而英賢  
英賢去故天下治  
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  
解謾職故天下亂  
其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臯陶之歌則先  
元首何邪蓋有爲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爲之臣每憂不得其君  
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  
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  
承也陳平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於斯乎唐虞  
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猶不忘乎勸戒茲  
其所以萬世式

劉勰曰元首載歌既發吟咏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觀其  
二文辭達而已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是非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爲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  
夔曰二字爲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

路

史

餘論八

九

中華書局聚

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  
萬民以安  
賓客以悅  
遠人以作  
動物

董思白曰  
聞聲之道  
有如目擊  
可謂音理  
有爛

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  
天地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羣后遜再變  
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蹠蹠再變而鳳皇  
來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蹠蹠則遠  
者且興起至於鳳皇來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來矣蓋樂之入  
于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曷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  
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蹠蹠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斯亦妄改聖  
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來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樂舉其作而堂  
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遠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  
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略遠亦紀載  
之法然爾

周禮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變者一變而致羽



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象及天神

### 南風之詩

步騫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生養於己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己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

楊升菴曰  
只明無怨  
泣之事撫  
琴歌樂之

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  
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己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答傳聖人之  
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  
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繇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  
歌訖鼓琴爲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舜鼓琴黃  
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爲法於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己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存卽天下之矜  
式而今日之所設卽後世之視效也古之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  
上而天下後世有所不能遺者豈它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  
者知夫天下後世之有待於我也故致察於此心者有不得而盡  
蓋天下之理契於人心者卽其所以形之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  
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苟在我者一毫

不盡則推之於彼者斯厭弃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曷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爲不少矣而舜爲法於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以先施之者有繇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於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是皆此理之契於人心者也有人是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歟

陳明卿曰無爲而治蘊已盡矣此以爲法補前篇之餘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

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  
視有天下與冠掛屐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  
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於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  
璪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呂召文帝於代而立文帝之初被  
詔也謀之羣臣又使宋昌觀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  
再是以一卽大寶宇內平泰而幾致於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者爲  
可以託天下若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五里從騎踵死于道  
烏足以有天下

路史餘論第八卷

路史餘論第九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萃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西王母 玉環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為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錄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為十二復獻白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竊按諸書言舜時瑞事尤多如金樓子言舜攝

時有緩耳貫胸民獻珠鰕拾遺記言羽民等獻黃布火浣之類多不足質按竹書穆王七年西王母來賓特不過西戎爾大曆六年試西戎獻白環詩指此

### 黃陵湘妃

岳之黃陵癸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歷世以爲堯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對始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見諸汲簡皇甫氏之世紀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之神爾而羅含度尙之徒遽斷以爲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黃陵爲二妃之墓鄭玄張華酈道元輩且謂大舜南巡二妃從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爲是說者徒見堯典有二女之文卽以爲堯之女而舜之妃不復致攷厥妄甚矣郭景純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豈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當爲天帝之女斯亦繆者夫使天

帝之女尤不應降小水而爲夫人王逸韓愈從而辨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旣退聽而禪禹矣南狩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者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今考皇英之冢旣各宅見則此黃陵顯非二妃之窆而湘祠決匪堯女之靈皆昔人之罔說知矣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保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罔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邪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旣久禪匪復陟方之事邪黃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 女英冢

唐世記錄張尙書牧弘農鞠盜有嘗發商州堯女墓者多得大珠鏐金寶器玉盃厥事甚顯公獨怪其史傳蔑記又謂堯女舜妃從死湘

嶺不得在是且以玉盃寶珠非協茅茨之事一時名流劉禹錫輩亦舉爲疑微達識之義矣予竊攷之舜子商均本曰義均見於山海經以其封商而謂商均商正今之商州按帝王世紀云虞帝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之冢在商則特舜崩之後隨其子均徙于封所故其卒葬在焉事允協矣又奚史傳之記不記哉彼亦豈知虞帝未始南巡與二妃初無從巡溺死之事皆記禮者之妄爾夫以帝果南巡二妃于時皆逾百歲豈得謂女而復此俱存哉堯舜固儉也然寶玉之類亦非必爲深怪南陽張澹墓碑陰刻白楸之棺易毀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元喜旣發甚多金器垂簾一皆金釘飾之先漢文帝勅治霸陵一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故魏晉羣盜發掘陵埵而霸陵獨得不相至元康間二秦人尹桓解武始發霸杜二陵潛闢之中金玉粲煉絲此觀之則商墓之藏可理知矣況堯舜之儉朱均固未守也式求劉向當時對成帝者則



霸陵之事固不得甚薄也況商均乎

鄧至

爰劍後秦

後魏書鄧至傳像舒治者普水羌也自稱鄧至王舒彭內附拜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甘松縣子王請以封授子彭奮高祖乃拜奮建中將

軍甘松子

實字松州引

舒彭者舒治之後也通典云自治至十代孫附于

後魏故實宇記鄧至羌敘云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後魏孝文

封甘松縣子然至嘉誠縣敘乃以彭為治之子按後魏紀太和十七

年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貢以位授舊當是奮字及鄧至傳則

云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高祖拜龍驤將軍不云遣治高祖即孝文

而紀傳所載曰彭曰治曰使為名不同在元和郡縣志則云像舒治

子孫舒彭內附拜將軍開國以彭為治之子未詳何据

恭帝初其主擔術因亂來

奔始有其地

爰劍者伯禹之初分帝之少子于西戎為羌酋秦厲公時有

無戈爰劍爰劍為秦執歸南山賜支河子孫分種有犛牛種白馬種

參狼種鰲牛種越嶲羌也白馬種廣羌也參狼種武都羌也與苗後

異或以爰劍燒當出三苗非也景帝時研種留何等求守隴西塞徙之狄道故安

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湟築令居塞始置護羌校尉於涼州部牛邯為之曾

孫忍舞子十七人為十七種忍九子研號研種十三世有燒當代雄

姚罕之間居河北大允谷四世孫填良益貧收先零良良卑南侵甚為所敗

良益盛奪榆中居復強生岸滇虞即滇吾生東吳迷吾號吾後益困

依發羌吾曾孫麻奴收怨羌復振滇零大捷漢號天子遷那內附漢

中元間寇西郡馬武有弋仲襄長是為後漢云

黃熊化

昭七年傳子產云縣殛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梁武帝謂熊

不入水當是能鼈孔穎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繇入寢

若以夢化為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縣廟者不用鼈與熊白

豈化為二物邪人自為爾竊按能亦熊屬非指能鼈而熊能亦並音

陸仲昭曰  
孝子足不  
履影

弘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是也 故程晏化黃熊  
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爲之凡有  
爲也然於雜記更謂化爲玄魚其大千尺故鮫之字從玄從魚不知  
縣鮫禹父而鯨鮫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道岳遍日月之下惟  
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龜龜爲梁逾峻嶺則神龍爲負聖德所感  
而神化之事互說不同玄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  
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爲縣之初斯未可審且  
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侯疾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  
後遂以爲信爾又按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  
不侔矣大氏左氏多誣劉子玄復引之以爲黃龍入門益爲昏聽

### 啓母石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  
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己感石

拆曾而生故說者以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  
廟有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韶竇莘等皆  
云啓母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啓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  
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啓母石伏云啓母化爲石啓生其中地在  
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  
復有啓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轅轅塗山欲餉聞鼓乃來禹跳石  
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  
石破北方而生啓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  
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及桐汭志謾錄等故記以爲大禹之  
化厥有繇矣雖然啓母之廟顧野王盧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人  
嵩高記云陽翟婦妊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  
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爲之說

陳眉公曰  
啓母黃能  
諸篇序骨  
森森戟戟  
古崛離奇  
且長于卸  
脫凌馭唐  
文惟可之  
爲伯仲

集仙錄云雲華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  
制蛟龍馘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  
導波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玄圭以爲紫庭真人虞余庚辰按楚  
詞乃益稷之字雲華者云王母之女巫山神女也昔李公佐至永和  
九年從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第八卷奇字蠹  
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  
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搜命夔龍桐柏  
等于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  
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  
猿猱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  
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  
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魑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  
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頸瑣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

足俾淮水永安而釋氏乃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惟僧伽以觀音大士應化於過去阿僧祇劫值如來三慧門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邕之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永泰初李湯知山陽物嘗出焉詳予福地記

四載

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楯肆窮廬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坵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書言四載孔安國謂水舟陸車泥楯山櫟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橦橈尸子作橈集韻同爲祖芮切舊亦音絕而橦乃音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蹈橈書言山卽橋而志言山卽楫諸儒皆以橦爲丘遙切此以意言之音橈爲橈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櫟澤乘軻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楯行險以撮行山乘櫟行沙乘軻櫟與櫟同力追切軻與楯輶同敕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橈非輶也字

宜音撮險所乘者書志作毳特省文借字代弗察爾權與楫同蓋卽  
標也當讀如濟潔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纍其作槁者殆楫之轉然  
禮韻直收橈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作鞮則又合橈橈爲一矣集韻  
作鞮而以楫同之暴暴固舉食之具余如淳云橈以板置泥上通行  
橈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楫二物蓋  
皆車類竊詳其制橈當如蘇公殲馬之法而標則鞮之制余周禮軍  
旅會同鄉師治其輦輦輦人輦車駕輦上爲藩藩營輓之以載任器  
然說文以輦爲大車駕馬則又非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鞮軸大  
夫以上以鞮鞮狀如長牀穿棎前後著金而關軸焉鞮車庠下而寬  
廣自諸侯上有四周卽其制也孟服謂木橈形如箕摘行泥上徐廣  
以橈爲直輶車一作輦而應謂楫或作標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  
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楫軌標撮是爲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  
在四載內然在文子又言涉用鬻鬻於說者爲乃鳥反茲又異矣

九藪

按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陸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

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荆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雒有弦蒲幽有獫養冀有揚紆而并有昭餘祁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祁鄭則圃田而吳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陞乃為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陞皆在扶風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繇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哉且以海隅何得為藪而獨屬之齊邪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既無周魯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為二也說文用職方說以圃田為甫田獫養為奚養則自異爾

太康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沂山北○昭餘祁在介休連延祁縣呂氏所云大照一名漚澤俗曰鄔城泊者



是也○獮養在長廣徐州縣○焦護在涇陽北卽瓠口旣田萬頃

奠高山大川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風俗之所以異繇廣谷大川之異制也是故鴻水平九州之地失疆理伯禹定之必以高山大川爲之準者本風俗之異也濟河爲兗州則專以大川爲之界荆衡爲荊州則專以高山爲之界荆河爲豫華黑爲梁則兼以高山大川爲之界也兗州東南据濟西北距河青州東北据海西南距岱豫州西南荆山北距河水雝州西距黑水東据西河荊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梁州西距黑水東据華山之陽維揚東海而北淮徐東海而北岱南及于淮此所謂奠高山大川也蓋以其地命州而不以其州分地有如兗濟皆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北與在南哉云濟河爲兗州荆及衡陽

為荊州則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兗而荆山衡山之陽為荆矣蓋荆衡者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域者皆可得而攷矣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界別山川定于以及夫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高下貢筐多寡以詔來世蓋前目而後凡者體如是也雖然言某山某水者非必止乎此而言及者亦未必至乎此揚不言南青雝之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狄提封有所不常故也

路史餘論第九卷

路史餘論第十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雲夢二澤

雲夢楚之二澤也江南為夢江北為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後世以為一澤故杜預以雲夢藪為巴丘湖酈元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誤矣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三年鄭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却子之女生子文弃之夢中則江南之夢澤定公之四年吳入楚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中即江北之雲澤也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為水所沒至是而始得為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不知既以雲夢為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乂者非也春秋文耀鉤云大

徐文長曰  
序地靈勝  
秀筆有逢  
原之樂

別以東至富春九江衡山皆雲夢也而子虛賦云雲夢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廣澤緣以大江而安陸有雲夢縣是合而爲一矣沈立云雲卽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卽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自史漢亦然班生志地而華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陸皆有雲夢學者遂莫知所適從宋山川記郭璞皆以夢爲南郡華容巴丘湖則枝江也方楚子之涉睢濟江以避吳兵而華容在楚之南安陸在楚之東故或者謂避吳之行當不在此謂雲在江北而以濟江者爲指漢言之益繆

汴

字本用派煬帝惡其從反易之

汴流舊矣世咸謂隋煬始創以幸維揚前此未有斯大妄也夫地之下沮水必趨之理勢然也使古無汴其地旣高且仰則雖神禹不能使之行於地上况乎煬汴也者魏大梁也故東魏爲梁州後周曰汴卽漢之漕渠一名葭莖其渠厥利自秦氏徙平陰以開灌注後以開空不填乃任水下扶溝入渦而通泗暨漢平帝時河汴久壞其後汴

渠東浸堯豫百姓怨歎會伏宮以樂浪王景薦於是詔發卒數十萬從景修渠隄自滎陽東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餘里立一水門相洄注渠成河汴分流稍復舊迹故樂俊言汴渠東浸日月彌廣知汴流古久矣夫卒數十萬修渠隄則是起自兩岸而汴行其中矣立水門以節度其上流則與今汴不異也

事亦見顯宗紀發卒乃謁者王吳

魏太祖討董卓

也從弟洪至滎陽爲卓所敗太祖失馬步至汴水深不得渡循水得船共濟而晉祖逖之將衛策亦破石勒別軍于汴水厥後桓温將通之以北伐而不果義熙中劉毅通之以討秦始有湍流利漕及濬舟師伐吳杜預抵書勸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而濬亦謂將以成古今之絕倫而自汴河班師則汴之大小必不減於今也夫二帝之時都于中冀居河下流而八州貢賦必繇河達帝所蓋堯舜在位重於用民故九州川瀆各有入河之道所以通朝貢來商旅而便轉輸也今之禹貢每州之水所紀是矣惟淮與河獨不相

及而言浮于淮泗達于河者蓋繇淮以入汴沂汴而入河也使其無

汴淮泗奚自而達河哉此則伯禹之前有汴已見矣我宋都大梁貢

輸之來必繇四河自江淮荆湖者道汴河自陝西者道河三門白波

沂汴陳許諸州道石塘惠民河而京東者道廣濟河蓋趨京都必以

達河為至此唐虞建都之本意也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始

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黃河米豆八十萬石惠民河米豆六

十萬石廣濟河五百餘萬石此最登之數百貨十倍景德已減青

揚二州不言達河已見於徐兗也充言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於青

河矣故於揚直云達于自大業初遣皇甫儀自苑曲引穀洛達河自

汴渚引河通淮大發河南男女百餘萬濬開千里遂幸江都築堤時

柳號通濟渠所謂隋河者特煬帝因舊而浚廣之百姓怨苦因而號

之爾坤元錄云宋武北征後復皆埋大業元年更令開道名通濟渠

荆揚益越等州及開元時齊澣牧汴請開汴之下流自虹之隋河至

淮陰北合為淮尋以河源勢急而塞則汴不起於隋益可知矣方楚

漢之中分割界鴻溝文穎以爲自滎陽下引河水東南爲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卽今之官渡水魏武袁紹相持  
之處故蘇軾疑此爲汴謂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爲汴上下百餘  
里間雖不可必而皆引河以達淮泗者至道中上問汴水疏鑿之繇  
張洎對曰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  
浚儀復爲下渠一渠東經陽武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鑿川  
灌郡謂之鴻溝卽出河之溝亦曰茗溝王吳所作浚儀渠東合濟至  
敖山北兼邲之名煬帝開汴自爲通濟渠國家惠民金水五丈清汴  
四渠合會所以無遺乏也會要史謂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  
鴻溝下疑其官渡有不然者今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而  
官渡直黃河爾故袁紹相拒沮授歎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官渡匪  
汴亦明矣酈道元謂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予固謂伯禹之前有  
汴不易之論

按澣以徐城險急奏開十八里河達于清水其疏鑿沿亳界真源丞崔延禧紉徒開千步中得一坎謂是古墳中若新營周廣比屋下有五色螭龍長丈許側有鯉五頭龜兩頭長一尺二寸眸長九分禕白開河御史鄔元昌狀上聞澣澣命移龍置淮投龜于汴

敷淺原

敷淺原蓋江鄂之間孔氏謂一名博陽山顏師古云博當爲傳漢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傳陽川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音爲敷陽誤爲博爾水經注云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水經所載禹貢山水澤地凡六十山指名曰山水指名曰水而稱地者四流沙九江東陵敷淺原也孔顏以爲山者異矣按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西十里有博陽山以今縣南十三里有陽居山舊經依固以爲敷淺原名博陽山然縣境惟有一水流入大江人謂博陽川乃在此山東北與志不合杜佑復析敷淺原博陽山爲二蓋以敷淺原之



水也十道四蕃志敷淺原博陽水俱載鏡州九江新舊尋陽錄記顏魯公過蒲塘驛辨土俗所呼蒲淺水蒲敷音之轉南有博陽山土人呼濮陽山濮博亦音博陽之山不得而實爾按驛西數十里惟之訛則又以爲博陽矣

有一望夫山蓋望敷爾尋陽志博陽山在德安縣南十三里望夫山在德安縣西北十五高一百丈謂升此望敷陽也隋志云益城望夫山或曰望君是也方輿記謂夫行役妻每登高而望箱土積高而爲名然寰宇記巴陵當塗黎城德安皆有望夫之山俱以婦人爲說繆矣志言邑人或謂縣古有敷淺原登此可以望之故名望敷以今山下近村猶以敷裏敷外爲名斯得之矣蓋望都之類爾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非博陽山

三江詳證

揚州文有三江而導水之文乃有中江北江釋者於是紛紛孔謂江自彭蠡分三以入震澤而鄭復以東迤爲南江歷代不決不知所謂

周禮職方  
氏云揚州  
戴曰具川  
曰三江按  
五湖三注  
者章昭江  
非也其源  
俱不通太  
湖弓解三  
江既入失  
之遠矣

三江非中北之江中北之江初無三江之名而三江元不入震澤也  
職方三江揚州之川郡國志韋昭等以吳郡南松江浙江浦陽江爲  
之按此皆自會稽入海者自班固冒以南中北之名遂與泯漢入匯  
之文相亂故或者疑南松等爲是吳中小水不足名川于以泯漢充  
之故志林云江於彭蠡分爲三以入海然江自夏口合漢以入彭蠡  
卽合爲一自蕪湖出繇秣陵京口至崇明入海何嘗有三桑欽許慎  
謂江至彭蠡石城而分爲二一爲中江今大江一爲北江浙江也然  
浙出於黟至餘姚定海而入海與長江正自隔絕故漢注又謂岷爲  
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是一源而三目豈其然邪夫贛  
源於西章本曰豫水豫章之名始此而西章明有江南之號則亦可  
謂三江特此一江禹所不至禹貢不見學者有不之知夫以震澤在  
吳彭蠡在楚略不相及今乃謂江自彭蠡分入震澤爲北江是誤以  
揚州之文解之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謂三江既入于海而震澤

亦以致定此自二事非謂其入震澤此鄭所以謂三江分於彭蠡爲三流東入海然謂分爲三流則愈疎矣且雷夏旣澤灑沮會同雷澤在兗灑沮在雍兗東雍西亦自二事而安國亦以爲二水會同於此澤蓋不知地理之所至也然又攷之海內東經會稽之山在大楚南三江之首大江出岷山海江出蔓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皆入于海故郭景純以岷江易浦陽今人特不知其處爾學者又何可妄引淺證而罔之哉

水經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界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東南入于海蓋本漢志王安石云一自蕪湖至陽羨東入海一自毘陵東北入海一自吳縣南入海二江在震澤上今堙淺爲漕河所限不入震澤悉入吳縣一江震澤所以不足而吳多水患此妄意也茲鄭所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溢觸地成川故川舊瀆難以爲憑

陳明卿曰  
談理致不  
可易處便  
覺出于理  
勢之自然  
涇渭証佐  
明甚

禹之舊迹已變不可更攷斯益妄也震澤在吳縣南五十

珍傲宋版印

贛自豫章入彭蠡泯漢自漢陽合入彭蠡則合爲一不爲二矣然禹  
貢猶有中江北江之名者水性不同各自爲道如涇渭之分流流雖  
合而水不混惟涇渭有色可見而此則不見故鄭漁仲執此以爲水  
入水則合豈有流至九江猶可辨其爲江爲漢而林之奇遂謂在禹  
之時彭蠡而下有此中江北江而今爲一孔蔽於所不見蘇蔽於所  
可見不知之奇之蔽又有甚者夫泯自夏口合漢入彭蠡使其復出  
分爲二江亦不辨其孰爲漢孰爲泯矣況說二江去古未久其一遽  
失而徒不之知邪不知二江旣入彭蠡雖合爲一而自匯而下禹貢  
之文猶分江漢至于入海爲說甚明初未嘗合則亦有其說矣蓋江  
漢旣會則自東陵而略彭蠡之側東流復出蕪湖初不與彭澤之水  
混故云東匯澤匯澤之水在其東也今華容青草湖中有大江在縣  
東一百里屈而南與湘沅二水合春夏漲冬入零陵則大江見則依

舊自爲道也揚州言三江旣入而於荆言江漢朝宗于海則同流而自爲道可知矣唐許敬宗謂濟入河汭地南出亦以味別以今揚子江心有南零北零之異則知其入而不合正不疑也古有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合而更分皆可辨之此陸羽所以於揚子江心候南零之水而張江州亦記嚴瀨揚子南零水之不同劉伯芻李季卿品天下水各有不同昔師曠易牙兪兒張華王劭皆能辨於淄澠自有此理蘇子瞻謂中江北江以味別之亦本乎是然以爲江漢入澤合而更分則又非矣入固未嘗合也

楊升菴曰按蔡沈黃震之說皆於下流求之名以地訛號隨世改恐非禹貢三江之說也曷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潛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爲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所自出也岨山北江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

耳豈區區爲吳地記其瓌瓌改易不常之名乎觀禹貢二江之說當以此意求之則余之言雖大禹復生不能易矣

九江詳證

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而導江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陵今之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故唐志以今鄂陵巴陵爲是九江蓋在東陵而上顧不在彭蠡下也按荊州文九江孔殷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以言治之之難九江各源其下流合于江而非大江孔安國言江於荆界分爲九道應劭遂以爲自尋陽分班氏之志則以爲在尋陽縣南皆東合于大江而以東陵爲在廬江金蘭水經亦云金蘭西北以廬江郡有東陵鄉也不知金蘭乃在匯之下流非大江之所至許叔重云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于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入于彭澤所謂至于東陵東

迤北也豈尋陽之區哉且以大水受小水謂之過二水相受大小均謂之會河水東過洛汭北過洛水洛洛之水入河河水過之而已漾過三潞渭過漆沮亦猶是也自江分爲九道則經當云播爲九江不云過矣九江舊說一畝二白蜺三嘉靡四烏土五蚌六盪七鑿八沙提九廩爲之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而會於京口桑落洲三百餘里而張須元九江圖乃有三里五洲白蚌菌州之名五洲卽蜺而三里卽畝也尋陽記則以爲一烏二白蚌三烏土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菌源或作浮烏土一作烏白水經書疏莊子義等往往皆引爲正晁百揆以爲方俗所名於經無當桑落洲今在宿松西南百餘里十道四番志云江自鄂陵分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尋陽江有八洲一沙二人三九江四葛五象六烏七感八蚌曲折爲九江洲與江州尋陽中流分界東武林洲洲之下尾故程大昌謂荆境至尋陽以東卽爲揚州孔應所以附會屬之別無古据安國

孫月峯曰  
在太史公  
時九江古  
蹟已不可  
考况其每  
下安得不  
偽訛以承

言爲九派未有其名至張僧鑒張須元賈耽名而不同蓋出俗傳江  
何嘗九分哉逮蔣之奇乃以九江爲今洞庭宜亦有所見矣竊攷漢  
志東陵之間自有沈漸元辰敘西澧湘資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  
山海經云洞庭之山是在九江中而博物誌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  
吳錄云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若尋陽則爲揚境非荆地矣水經注  
言九江在長沙國不雋縣西北楚地乃今岳之巴陵洞庭在其西北  
則荆之九江爲洞庭審矣雖然秦漢以壽春置九江郡殊失所謂及  
英布爲九江王而王莽更以豫章爲九江郡劉歆以爲湖陵九江入  
彭澤禹貢爲辭也太史公云予登廬山觀禹迹九江口安得古之九  
江而觀之蓋自秦漢說者知尋陽爲九江余惠遠記廬山在尋陽南  
南濱宮亭北對九江而尋陽志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皆率然之  
說余大康地記以爲湖漢元水入彭蠡者則又入贛之九水也益遼  
隔矣



禹貢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辨兗濟

予既證三江而兗濟截河之說古今未哲夏書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又東出陶丘北此伯禹所知也

歷古地書皆知濟自河北温縣入河自河南滎陽而

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兗出王屋入河始

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莘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

浮濟漯達于河何今濟漯斷不相屬對曰兗濟自温入河泲地南出爲滎澤又泲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濟不

言合漯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

漯自濟派至東武陽入河今敬莘縣北此水非濟水入河也

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截河溢之意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汨出

滎口者滎陽水受河流石門渭之滎口謂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一

蔽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

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汎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移

疑後世夫水之所出自以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

之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何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

河水之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既入于河性與河別不能

合混滲漉入地汎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尔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

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隔而

疎痰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下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不

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渭分曹

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世無山過山

水過水之理謂漢入于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竟入于河其文亦止

楊升菴曰  
想入奇渺  
言君子格  
物之效必  
如此談析

按弱水旋折雖毛羽必沉黑水染足涉者其色入膚

于此而溢為滎之上當更有道澆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為脫必以為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為漢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

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霸

水金鐵皆漏庭州灞山中有水流下如鈴亦然服之疑毛落而仙曰駝

濁去屯煌二萬里道安西域記鄜延之江日夜流脂鄜延境內有石

出脂水即此水際重沈括取掃為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石

然之如麻烟甚濃重沈括取掃為墨松脂不及所謂延川石液者石

炭烟亦大黑人衣延川詩所謂二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悉唐制角

郎山下雪紛紛石烟多似洛陽塵弱水溺毛黑溪玄髓悉唐制角

島間出如脂而黑金鐵承皆滲去惟角可貯南人以畔怯腐手

塗木上象至輒不去昆崙以塗身即乘之如家畜畔怯腐手

畔茶怯水出山石坎中七色或冷或熱能消蓋亦謂之無哉

金石草木手探亦腐取以駝骨石人守之蓋亦謂之無哉

息壤

洪水滔天髡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經云帝怒命息生之士長

而不窮如出入息肉故有息石陵莊嚴寺或云韜玉漢元帝時

臨滁地涌六里崇二丈所哀帝之世無鹽危山土起覆章如馳道狀

蓋息壤也 江陵之壤鎮水旱江陵圖經引別錄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如

故在昔傳為息壤 昔高從誨鎮渚宮出經其處門外勝問書記孫光憲

對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原之穴慮萬世下有或泛溢爰以

石屋鎮之蓋本之冥洪錄裴相歐獻之事也元和初裴宙鎮荆掘之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檣之

悉做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

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為魚之憂會歐獻乘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

迫鑿石弗及令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

南門外八十一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

祭之夕復隆起獻乃洛中道 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

士博學多聞亦見江志 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驟集爰屋而

記之貽救留者焉 羣慶曆五月壬申與郡僚及此以今地無復隆起而走

石屋詹且露請掘取雷雖致水遠近沾治以具畚鍤實土百擔

以備俟旦從是夕雷雨至遠近沾治以具畚鍤實土百擔

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臧丙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索石

如屋四面為柱為牖其南隱出門闔之象百夫莫動乃糜以巨索石

水兒二踏出佛之大像陳亮佐不及其易以龍神皇祐二年融致

纛壇繪為風雷佛之像陳亮佐不及其易以龍神皇祐二年融致

仕始為記俾漕 蘇軾言其屢應然矣 息壤詩序云旁有石故謂不致

雷雨歲旱之 蘇軾言其屢應然矣 息壤詩序云旁有石故謂不致

屢發有應 柳子所言龍興寺地天地之間自多有此 贊而記者云有

五寸夷之復高然縣以堙水殛禹復用之彼以障汨而此以填後禍  
錘者皆死云  
也淮南子云禹以息壤堙洪水以生上封之意有後泄也

龍負舟

呂春秋云禹自塗山南省南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禹仰而笑曰受

命于天竭力以濟生民生寄也死歸也柰何憂邪龍乃弭耳而逝淮

南子云禹視龍猶螻蛄顏色不變龍弭耳掉尾而逝云南省方濟文江而黃龍負

人啓表往往多用而不既其有無虛實按今江陵公安江有地名龍

巢乃龍負夏后舟處地常有龍即桑欽所謂龍穴水口者注云江浦

右迤北對虎洲龍巢又在洲北其南有部駕口宋景平二年太祖入

奉皇統至此有黑龍躍負帝舟左右失色帝謂王曇首曰此夏禹所

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至都即立蓋興帝之祥也江陵志云龍穴

水口在石首縣十道四番志云二龍掉尾而去禹使迹之入此穴實

宇記亦云巴陵夏口浦郡國志謂浦有龍魚昔禹南濟兩龍夾舟之

所以知夏后實有是事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十日

古今通占鏡云衆日並出天下分裂百官各設政令不行三日並出諸侯爭洪水出晉建興二年正月辛未三日出西方而東行後江東改元劉聰李雄作亂四年三日復出其年帝蒙塵平陽五年正月庚子三日又見占曰三四五日見天下兵王者如其數建武元年亦嘗三日並矣見晉陽秋而太興三年五日且出後前秦後趙乘時並起貞觀之初突厥亦記五日並見乾符六年十一月朔兩日出鬪三日乃沒夫天有十日居于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鬪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

出大亂之道山海經云日浴温原谷上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戴於烏夏桀之亂兩日並出商紂之世兩日又見其一將沒一方出故考靈曜云黑帝之亡二日並照雖然興亡必並有德則興無德則喪此不易之道也○顯德七年正月癸卯兩日固嘗見矣是時苗從訓從太祖出師見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曰天命也及夕六軍推戴繇此觀之胤甲之事蓋有之矣歷代之書志更有多月者梁太清二年正月兩月相承見西方唐志貞觀初突厥言有二月連明攷之乃是當時推爲突厥頡利之應雖云分域然日月正爲中國之占顧得云頡利哉

### 天門

桀遷于垂所謂天門在澤之晉城太行之上天井關也地志言在高都通典云關南有大井泉三今謂之百巖可容百家關在井北故又曰百家戰國策謂桀之居左天門之險右天溪之阨是矣吳起曰夏

后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伐之羊腸卽五行山昔武王欲築居五行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之則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乃太行也是蓋戲而君子以爲能持滿故袁子正書云桀有四岳三塗之險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鳴條一朝而失其天下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豈固恃其險哉

河圖括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路史餘論第十卷



路史發揮目錄

第一卷

論說十二篇

論太極

明易象象

易之名

同名氏辯

論遂人改火

辯史皇氏

辯葛天氏

論幣所起

論三易

跋三墳書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共工氏無霸名

路史發揮第一卷

宋廬陵羅泌著

男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辯索辯之益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辯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奚述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于言辯之表而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警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盍而言之則一一卽太極而太極者卽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有中則有兩

盍合古通

孫月峯曰  
玄明處如  
圓圍中奇  
方圍中偶  
皆非智慮  
所及矣終  
日問卜筮  
談義理而  
不溯所自  
出猶人終  
日言宗祖  
子孫而不  
知其偶終  
日言什伯  
千萬而不  
知夫一二  
生三三生  
無窮也

位四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彙物  
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傳曰太極元氣含三  
爲一曰含三者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太極與兩儀卽二而兩  
儀與太極卽三一卽三三卽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  
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余是太極者在天地  
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  
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合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  
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  
之命無不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  
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  
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  
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  
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葉自具兩葉之具卽人字也

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爲生至與人同所謂側至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葉以謂之人迨其至土復生兩葉兩葉復生則爲久矣久者人之箸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久至皆古仁字久字從側之而爲仁壬从人土物之出土者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余繇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爲萬物之靈可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苟揚之徒奚擇焉後苟揚者可得而知矣始予默探於是以前謂可與易埒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佔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躋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惠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

伏川先生  
曰世人說  
電蜥蜴做  
初恐無是  
理看來亦  
有之昔王  
參政在五  
臺山見蜥

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靄風相薄水火不

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

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

腹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

闡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內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

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

曰彖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過也日月更過而相質者也彖者遠也

瘦去匿遠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象此而已景兆彷彿而未有形焉

者也遠與遠同遠猶搏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也如玄之有擬曰蓋

形也者象之著而象也者彖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彖象亦以三

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彖何謂也易者廬囀之名守

宮是矣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刺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蜥曰辟

宮曰龍子曰蝶蜥曰蠃蜥曰祝螟曰蝎虎曰守宮又曰蜥蜴東齊曰

號矣善治地疾俗呼蛇師一曰蛇舅母一曰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

蜴含水土吐  
之為電及  
劉法師嘗  
在與隆府  
西山見多  
蜥蜴如手  
臂大入井  
無限一皆  
中飲水皆  
盡吐為電  
蓋如蜥形  
狀如龍是  
陰這是氣  
相感應此  
作他陰陽  
正是之使  
交征之電  
所以下時  
時必應電  
古絲辭曰  
鳳鳴于飛  
和鳴鏘鏘  
之類鏘鏘  
陳明卿曰  
便給資譚  
亦似易例  
一小類書

正名曰易錄以朱砂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為守宮之  
術與龍通氣故禱雨者用之又能嘔電與魚合六  
豨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

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一角  
善知吉凶交廣諸山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脉有成位

有之士人謂之猪神

膽應四時而已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

別惟象無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具十

二少肉惟鼻其本肉膽隨四季移於四足五歲始乳三年一產亦能

其膽不獲問之姚鉉得之前左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為象

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

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犢羸之豕虎豹莧狗羊鼠豚羝牲禽見鮒隼

雉鴻雞鳴鶴鳳皇咸取而象之鳳皇見穆姜之筮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

枕于柅于舟于車于鼓于輿于簣于輻于輪于輶于七鬯于資斧于

鉞甕缶于匡鼎黼黻幕弧矢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于

襦于履于屨于袂于袂于繩于囊赤紵黃裳于布于帛鞶帶徽纆于

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庖于藩于牖于墉于舍于廬蔀屋王

路  
史  
發揮一  
一一中華書局聚

居于次于處棟樞門戶于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  
關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隣郊野于物則取于梯于華于杞于瓜于蘭  
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莽于株于葛藟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  
包桑在天則取于月於斗於夜於晝於露出入於日中昃風雲冥晦  
雨霜堅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  
於淵於河於川於陂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陰於螫於磬於蓄蓄於  
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鹿剛鹵金玉  
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項於趾於頰於輔於口  
於鼻於頰於舌於牙於齒於資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頤面須髮  
腹背胸膈腓臀汗血肱股心膂眇跛孕育夭剽剗荷校桎梏刵渥  
尸疾婚娶慶譽齊咨涕洟歌號笑語啞啞嗟泣威儀志意逋係鬪盱  
突來焚棄靡不銛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  
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宫人考妣妾婦壯老



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須姊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介  
仇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妻不速  
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災眚驅田戰征耕穫憑涉弋獲  
盟薦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鬲足黔啄翰音鞏革巢飛躡躅  
角牯羽翼香臭甘苦玄黃朱白孚膏公餼乾肺腊肉飲食享飪勿藥  
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棄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彖立  
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凝滯之有而後之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  
不知易之爲義何繇而詰其精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  
也而坤亦爲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爲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  
坎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學者能因是以  
索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  
心卽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卽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  
是以索之徒覩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爲文王病

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  
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

易之名

陳臥子曰  
可盡者言  
不可盡者  
意然聖人  
之言尚非  
可一塗盡  
况聖人之  
意邪或問  
聖人之志  
而以言論  
言其可知  
不言其不  
知救世之  
思乎

或曰夫子以易彖象為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  
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  
請試為若漫言易之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  
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為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  
先立乎其二卦以為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為之六子三才以  
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  
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為乾偶畫成於二而  
為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  
卦言之八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  
上卦陽而為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為地初三五之三陽為震坎艮

蔡虛齋曰  
變義精晰

二四上之三陰爲巽離兌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旣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旣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爲卦六一陰始姤而爲卦六二陽始臨而爲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爲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爲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恆而終於旣未濟又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

諸理齋曰  
天文地理  
支干曆運  
俱從一字  
次第出來  
夫子贊易  
兼三才當  
萬物信乎  
彼析字句  
義如許重

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為道而亦有交易之  
道焉陽畫為剛陰畫為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  
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  
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予於日月見之矣月  
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乎丁故  
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  
辛二十三而成艮爰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  
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為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為勿勿月彩之散  
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為易散於日上為吻相對為明對而虧為吻易  
者朔也所謂朔易吻者晦也明者望也吻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  
吻谷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  
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忽黩比夜忽昶行  
之易也熱劇而雹寒劇而雨氣之易也暴石泐雨積草炎休勢之易

升王安石  
亦支離誕  
妄之學宜  
源長之鄙  
而不足也  
物音忽

茅鹿門曰  
應句不是  
明言意其  
理也兼言  
意不必分

也蛇化而鼈鼈化而蛇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羣而沉性之易也精  
氣爲物游魂爲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  
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  
終相易坎離以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爲不窮  
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爲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  
病之後交者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難輒死繇此哺之日  
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爲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亦然明  
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哉

逐音籀夸  
父與日逐

按沈括論日月或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也如扇也若如丸則其  
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  
月本無光猶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  
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日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  
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

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有云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

王子良與隋之長孫稚亦曰文宣王漢兩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

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邪

誰昔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撫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

常嘗薦明堂之議即虞舜同名錄有漢名盜曰虞舜按乃絮舜見東觀記絮女居切而漢更有唐堯

為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臨武接交州舊荔枝堯諫止之然桂陽志中汝南唐羌為臨武長宜後人惡其

僭而易之時承元中予起路史既白祝融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氏渾

敦氏與夏后啓商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者而後悵或人之無

識也劉恕以神農為大庭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却為非是蓋牽於舊說夏后啓鄒公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夫經

史之間名氏同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弘十一見前錄一北齊獲澤縣公褒

鐘伯敬曰  
韓昌黎斷  
辯引律精  
義析長博  
嚴源次才  
羅魚雅文  
亦瞻雅不  
相適雄下

十二九前錄一漢鑄工見  
孝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  
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有八然則記錄

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士甸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士文伯也亦范

宣子同名見昭公六年傳又並作巧或疑此為正字非也春秋時人

名字亦皆相配文伯之字伯瑗與楚陽巧之字子瑗其義正同而鄭

泗乞亦字子瑗巧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甸請命甸即文伯豈

容妄改又按人表士鞅亦有二一在中上一年在中下相去不遠殆不

可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壽夢即春秋吳子乘也越大書裁四

代亦既該兩伯夷又杜甫之秩宗一諫武王者雖不在書孔子所稱也

夷世或作伯前錄從之則非顏魯公集顏柏夷誤矣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爾問一

友羿者一太公之夫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顏回為晉代羌師時殊事

異正得不滿有如王羲之之仕苻健張華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

參殺人亦既並時得不為之投杵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錄

然特不能包刺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請誦其涉史篇  
者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亦曰庸成亦皆作容列仙傳楊  
帝師此又後世赤松子也伏羲曰蒼牙而天靄之吏亦曰蒼牙見黑殺禁義臣曰

巫咸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為唐刺濮以至離婁事黃帝則論

彼商臣王褒傳注離婁黃帝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婁若並見莊

蜀郡太守李冰與張儀共築成魏黃門遷祕書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魏黃門遷祕書

又唐宰相趙隱以大中三年登第見唐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伯

登科記咸通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均後稷之孫叔均見習朋而疑齊

臣黃帝臣洽贊風后為軒師禹問風后見說伍胥為楚族黃帝臣見

謂赤松炎帝諸侯皇初平而以季連為柳惠等伍陸終之子又季仲

衍為孟戲之弟仲衍紂而孔甲為孔子之孫皆有錯於見聞者也孔

黃帝史官而孔子八世孫鮒亦曰復若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羿

而俱以射名少昊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而皆因巧著凡此族者悉

莫能紀且以虞仲之孫實曰虞仲周章蔡昭侯申實蔡文侯申曾孫

之子也是叵訓者虞國仲字此於義可而二申之名宜有一誤劉貢

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子石乃公孫段從父也蓋族



大有不相統者近代名字申之宗正善矣漢趙王曰如意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

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此何為邪三代之王

悉尊諱系下世乃有卽姓而襲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歟以晉王

氏一譜而有兩渾和子兩愷茂仁君夫兩綏愉子兩又緒父兩澄濟弟兩

處冲湛還兩安期焉含子豈惟它族紊用而無識哉嗟夫有人焉自姓

孔而字仲尼則固不可謂仲尼矣然則君子又奚必迹襲以貽識者

之譏哉

###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為治也顧亦豈能

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著時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

作服凡以順之也昔者遂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鑿別

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

取之柞標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

陳明卿曰  
舉火入權  
季春建辰  
之月火星  
始見因出  
之以宣其  
氣雖烈火  
焚萊不禁  
也民皆從  
其出火之  
令季秋建  
戌之月火  
星始伏因  
納之以息  
其氣雖樂  
金焚變不  
為也

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

之卯為心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

盛時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

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

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

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

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

仲秋火入則不警宮正春秋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

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

世為之禁火吁何妄耶是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

乎子初賦潮知此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潮無出子胥前者因為舉

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

按禊有春  
 禊秋禊春  
 右軍暮春  
 修禊春禊  
 也劉楨魯  
 都賦云老  
 秋二天  
 漢指隅人  
 胥被禊國  
 平水嬉此  
 用七月十  
 四日指秋  
 禊也  
 拾遺記曰  
 遂民國不  
 識四時晝  
 夜有火樹  
 名燧木屈  
 盤萬頃有  
 鳥名鵲啄  
 樹則燦然  
 火出聖人  
 感焉因取

為誰潮耶  
 餘詳後賦  
 子觀左氏史遷之書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

食初靡定日而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非三日也古人以三月

稷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無定日後世既以一月寒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

然則介子又將以冬中亡矣且子胥之死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每

春鬪綵舟誰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驩州之詩而重開

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日夫火神物也其功用亦大

日賦也然則招屈亦用三日矣非可信也

矣昔隨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周

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生聖人作法豈徒然哉

在昔有以洛火渡江代代事之火色變青而晉師曠食知勞薪今温

酒炙肉用石炭火與柴火竹火草火蔴荻火氣味各自不同是新舊

火理應有異顧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若劭可謂知所本矣夫火惡

陳薪惡勞自開世然者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  
 寧寺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  
 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泌以是

其枝以鑽  
火號燧人

陳明卿曰  
違天大咎

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

已而不已哉

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于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

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嫗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瘡嫗死人為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門者今號其處為聖火巷金陵故

直南小巷也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

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眦和所致

楊升菴曰容齋隨筆謂寒食禁火不由介推其言似矣近觀十六

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水雹之異徐光曰介推帝

鄉之神歷代所尊未宜替也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

之所封也宜令百姓奉之勒又令尙書定議以聞韋叟曰子推忠

賢令繇介之間奉之于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初容齋豈未見此耶然勒禁天下寒食而至隋唐已復禁火觀隋李崇嗣普天皆感燄匝地盡藏煙之句及元稹昌宮詞自注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雞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則其禁亦不久也火禁迨今則絕不知而四時亦不改火自胡元入中國鹵莽之政也然寒食不必復改火乃先聖節宣天道者而可因元人而廢之乎

###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倉頡作書亦未嘗言爲史官也及韋誕傳玄皇甫謐等遽以爲黃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爲世本之言世本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

張受先曰  
說書家卷  
活從來註  
疏可焚惜  
此等奇文  
不能一集  
路史在宋  
宜與程朱  
水火

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圖說徵云倉帝起天兩粟青雲扶日語亦

見之洛書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人臣

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官尔史豈今之所謂

史乎哉古謂字書為史故有倉頡史篇之類揚雄曰史哉史哉非史

其全而今不復見故班固敘小學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

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有馬者借人乘

之七字為當時之闕者誤矣夫子蓋諭己之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

闕亦可正于己庸何害而今無有見其全者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

頡也而無懷氏已刻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

黃帝而始制文字耶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所以咸謂

古之帝者為得之矣崔草書體蔡篆書體成公綬隸書體雖然三五

曆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其足信歟書疏張楫書云倉頡為帝王生

於禪通之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別史皇氏則知楫書為有據者

衛氏慎道以為包羲之前斯不誣也

孔穎達尚書疏辨之稍詳獨衛氏云在包羲倉帝之世謙周謂

在炎帝時徐整謂  
炎黃之間失之

粵復訂之春秋河圖揆命篇云蒼羲農黃二陽翊

天德聖明說者謂蒼為倉頡羲為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

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帶倉頡之為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

版云倉頡為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

為如字或

牽舊說作  
去聲非

昔者孔子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

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二王禪於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

二代之封其有形兆壑堦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

矣管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

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羲之前是其可紀者

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

前又有孔子之不得見者

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穎達謂文字在伏羲

前特未用之教世至  
伏羲然後始作書契

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之君其世夥矣

路

史

發揮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爲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氏爲卽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敘古帝皇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遂以葛天爲大庭氏六韜大明所敘復有共工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而無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無懷一皆敘之包羲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爲皆包羲之後代及其制度無聞則又以爲皆襲包羲之制亦厚誣矣不



劉恕外紀  
日開闢至  
獲麟二百  
七十六萬  
歲分爲十  
紀大率一  
紀二千七  
萬六千  
或曰二千  
六萬七千  
年

惟是也如固所敘復黜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  
而高陽之代有祝融謂即其人而黜之爾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  
氏而金樓子興王依莊周所敘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誘者更以朱襄  
為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為神農而六韜所敘共工且在尊盧之後  
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違離蔽固不可勝算此  
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無懷在伏羲氏前而以為世紀不足信  
歟開山圖云自女媧至無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外  
記云千一百六十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或云千一百五  
十或云萬六千八十此與列子所記楊  
朱語伏羲以來三萬餘萬歲者無信也近世有所謂三墳書者乃以  
有巢為提捷之子遂人為有巢之子而包羲為遂人之子大庭無懷  
而下則皆以為羲之臣佐復有天一遁甲者正以祝庸少昊等為之  
四帝居于四方佐黃帝而為治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為黃帝  
之佐者非黃帝所滅之四帝及王  
符著潛夫論又以為顓帝身號共工伐少昊氏子曰句龍生高其後  
裔為商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嗣為伊堯而以帝嚳為伏羲之後帝

舜為黃帝之後禹為少昊之後離蔽頹亂尤為可擯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國穀斯在上矣  
 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  
 知飲食衣裳之用而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  
 也則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鈇而儷子者湯以  
 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鈇而儷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  
 贖之而沈演論布以謂興於周代班固桓譚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  
 稱神農氏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於炎帝之前矣予嘗博  
 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匱洗之刻證以汗簡集綴古文籀韻外書集  
 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幣葛天軒轅各見下盧為幣詳紀中及董譜大昊九棘神  
 農一金黃帝少昊之貨鑿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  
 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古幣皆以代號為別舊之錢文

按葛天軒  
 轅各見尊  
 盧為幣詳  
 紀中及董  
 譜

揚升庵曰  
漢有厭勝  
錢竊心錢  
狀如千盾  
長且方不  
圓蓋古刀  
布之變也  
與近世花  
蕊夫人封  
綬及穿鑰

錢譜例目之為奇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有作粟斤一金者乃大吳  
之九棘長寸七分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文作舌芒又有作  
水山舌者少吳貨也長寸一分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向上一種文作  
降四乃高陽金也背文如八字又長平布中陽金也復有羹斤一及有長  
支倫鬻平鬻俞院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也復有羹斤一及有長  
寸八分肩廣一寸一分足間五分圓形重十二分無好郭帝鑿貨也又  
李涿家一品長二寸一分肩七分枝長六分間四分半首廣七分  
質厚重六字亦同但倒書之其半作中乃黃帝貨此一幣之大小輕重與  
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書之其半作中乃黃帝貨此一幣之大小輕重與  
策乘馬長二寸廣一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  
間五分正圓文作尙全兼正嵐乎皆面肉好皆有周郭

洪範八政

食一而貨二是食與貨必相資而後興不可一日而無者則夫貨幣  
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莢錢書舊譜俱列之于布品傳稱九棘播  
于羲皇故幣文有求而封演顧烜咸譜之周秦之幣黃帝少昊高陽  
帝饗之貨又皆目為長平異布汗漫蔽固豈復知有古文也董道之  
作錢書也蓋略辨之故首之以太昊之幣亦以謂宜與太昊之前然  
有葛天尊盧之幣而皆著之太昊之後是又未悉攷也按幣文有葛  
李洎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為葛天氏之幣又有作崑者王存又以為

錢相似李  
封演及李  
孝美錢譜  
南宋孔穎  
錡錢議曰  
五銖錢周  
郭其上  
今不可磨  
礪音裕  
五音譜磨  
礪音銷曰  
礪今俗謂  
礪是也  
馮具區曰  
古崇而今  
廢後人圖  
便之私及  
創範制物  
往往不出  
古人之智  
則并欲諱  
其襲古之  
名矣豈獨  
一幣然耶

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爲一雖未可執然黃帝氏既自爲黃帝之貨則此爲軒轅幣信矣柰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魯褒論幣出自黃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於上古况葛天軒轅洪荒之世邪三代書各相變不一逮夫虞夏敦歛所見夏商異文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軒轅之幣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員楯遁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夫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仲之所創而臨蓄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龕隱起皆爲今隸是隸不出于次仲矣又烏知不出于上古邪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爲私背私者爲之公而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爲風是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於古矣包羲氏盡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十六萬四千五百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

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以分壤植穀也戈矛之所起刀幣之所始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業德望皆在于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遂人以降矣夫自書契而來君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貨幣以救時則同也世闕記簡後世弗攷乃謂古無有貨且謂書文不出于葛天軒轅之世者亦已罔矣

楊升庵曰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于秦矣又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証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于秦小篆亦不始于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峒嶠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

于用之民庶媒灼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  
唐人錢譜載大吳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  
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  
小篆與大篆同出竝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  
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也文人奇士多  
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  
俗字如錢作冬聖作丕盡作反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  
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  
也

論三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  
鳳苞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  
以爲治也秘而不示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

神明幽贊著寔主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即參兩之自然而倚之數

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蘊以生其文而天地之文始粲陳

八鴻間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

也本乎陽者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于離故中虛有日之象坤付正

純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于離故中虛有日之象坤付正

性于坎南故中滿有月之象日生乎東故離正乎東月生乎西之金也今之

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坤之交而男女之生一變為巽居

故三男之卦附于坤上乾之三變而為坤附于乾一變為震居坤之左

再變為兌再變為離之故居左三變而為坤兌為澤地勢高居坤之西北

故艮位之四瀆於東南故兌處之巽兌為附之維之卦也

乎坎附乾之瀆於東南故兌處之巽兌為附之維之卦也

坤義之純一乾不變故化自然之敘故養生者有納甲之論與此正合

之日消長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此大成之易以五行相生為次順

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乾相于坤生於午坎終于寅離

終于申以下應天時此退處之易乾相于坤生於午坎終于寅離

女以用事而西陰以逆行故坤退四位而處于西南是故伏義初

位而處于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退四位而處于西南是故伏義初

路

史

發揮

一

五

中華書局聚

陳眉公曰  
明人不磨  
其聖心卦  
乎苦人卦  
卦功化誰  
序了潔至  
能了潔至

珍傲宋版印

經以乾先坤而歸藏之敘以坤先乾卒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

坎水生西而壯乎東北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

以春分出地故自東北風也故巽自西南而居于巳作止萬物於冬

養萬物于春夏之交者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初與初乾初離初

春之際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初與初乾初離初

之方而見於用者蓋亦本于伏義世不見余初與初乾初離初

華初兌初艮初釐初奠此歸藏之易也此蓋伏義之易也亦因于伏義

之易本乎地學者不知究余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

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

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巽坎艮坤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

華即坎字釐即震字奠即巽字此歸藏本文卦皆六位即黃帝易是

所謂三皇易也各詳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

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人紀云

炎帝曰連山商人曰歸藏周曰易以爲三代所作者非  
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易以爲三代所作者非  
也神農爲市取之噬嗑未轉伏義則取諸益而黃帝之舟楫亦取之  
渙矣豈惟三代哉山經云伏義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  
帝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易子春從之誤矣商按歸藏之曰山氏得  
爲馬爲禾爲血卦類之文有乾爲天爲君爲父爲大赤爲書而坤  
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通矣或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  
易爲伏羲作而有歸藏之文湯代之語又何邪其文特文王之文非也  
之文禹代之書作歸藏之文湯代之語又何邪其文特文王之文非也



按連山藏於闈臺歸此論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為作上官求賞者耳

辭則周公而象則孔子也

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為首連山者重山也故

重艮以為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臧焉故也故重坤以為首坤者藏

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統為三正黃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大簇寅為人正天正十一月故乾

為首地正十二月故坤為首人正十三月故艮為首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地統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三易之書

其書一其法異其為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四書一也

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

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

亦三百八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數定

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或云商著策三十六蓋商氏之易主于坤坤之策三十有六雖不著見理

則然也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无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

為占不變之占以所不變之爻為占古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

五爻不變則以變者占五爻俱變則以不變者占凡變繇下而之不變繇上而之其不然者惟乾一卦余昔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其五皆

史荀以是悅穆姜但求反于周易非也雖然易道主於用余至三

易則用於占而易道不豫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  
 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為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  
 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  
 十約之為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  
 數五十實筮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一倍之而二二倍  
之而四四倍之而  
八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即三十二之數也或曰三易  
 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乾曰首艮者以艮為首法亦以艮為  
 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為首法亦以坤為  
 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志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曷  
 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  
 陰繇屯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  
 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為  
 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為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

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黃帝相與振明於後惟變通之術不得不異而其爲道則未始不同之歟世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爲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聖得知古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陳臥子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棧也水經云爻者交疏之窻也其字象窻形今之象眼窻也一窻之孔六十四六窻之

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于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于卦者懸有

小天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楚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及

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二典九丘之外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

不知其何書也亡書有九共九篇即九丘之字誤也隸丘為丘因謬

古多以丘為區故鬼容蔭為鬼與丘而驅軀軀等轉為駘孔安國以

為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譽唐虞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

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書五典為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

為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為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然哉

安國又以八卦之說曰八索九丘賈逵以八索為八丘為

周之法九丘為九州亡國之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為法之八議九丘為

此而無正上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按道家者流有所謂洞神

秘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一以治天下是

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神靈為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

至黃帝述歷得其所謂三皇內文者此也抱朴子云黃帝東至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授以

三皇內文雲笈云八帝治各千歲上曰三精次曰三變次曰二化凡八卷三洞敘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

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

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備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沆不能

解遂以還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敘說一十四篇

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一卷推部本經分別儀

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錄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二本並行

于世晉武帝時南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

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為字靚以總五兩告玄受之為之敘云三皇

文者古初以授三皇故名為皇文而三皇經敘則云鮑君所得與世

不同靚後授之葛洪是為三墳其陸修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

孫月峯曰  
忽認主人  
翁障百川  
而東矣

張寶王曰  
孝倪三墳  
不戾逢掖

岳本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小異然觀

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架等事黃蘆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

掖之言戾矣按三皇經敘云天皇開治用治天下二萬八千歲地皇

所傳葛玄三逢掖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蔽邪

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第見深言湊理莫探其朕故推之

與易並非實貫也予家三墳書自大父孝俛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

形爲之三墳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

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復有

河圖姓紀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類大率似假羲炎黃帝爲言以

遷就於孔說云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旅酬僞書也云毛漸使西京得之大抵書

生高譚風月華草間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人鮮有不可

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物陰陽兵象始明焉一語

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包氏語哉有如火燧人爲提捷之子有巢

爲燧人之子伏羲爲有巢之子軒轅柏皇大庭無懷則皆以爲伏羲之臣而加之龍官火紀之號尤可靳也周鼎商盤籀篆佚書已與今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不多較贗可知矣夫墳者防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而馬融以八索爲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聞有爲之傳以進者宜其究是惜未之見也

劉和川曰賈逵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杜預曰皆古書名漢晉羣儒論三墳五典亦與孔說不同惟鄭玄注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此說出于孔安國非其新意或說董仲舒對程雅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帝也三王三明也五伯五嶽也其說全無意義非仲舒之言也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珍傲宋版印

聞見之不明智識梏之也夫智識不超者在粗猶惑况妙乎子觀列

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 此古列子之文如是王充說天所引猶余故尹子盤

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惟舊本列子先敘女媧事乃及共工蓋近世繆之非古本云 蓋言共

工之亂俶擾天紀地維為絕天柱為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

其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之

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赧地勢北高南下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

見之誤人也伏羲虵軀神農牛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

人而夔一足鄉非達者時而鑄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超者見聞蔽

而樂人之謙己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而

跋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為水紀其稱亂也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

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代平共工之亂明矣以故鄉子述祖

之言敘炎帝於其後斯可據矣而傳記緼結莫可尋詳劉安賈逵則

劉和川曰 共工氏在 包犧後任 知刑以疆 伯九域而 不王以水 紀官雖有 水德在火 土之問非 其序也周 語曰昔共 工虞于湛 樂淫失其 身欲墮防 百川墮高 堙屏以害 天下皇天 弗福庶民 弗助禍亂



並與共工  
用滅管商  
子曰昔共  
工之力觸  
不周之山  
使地東南  
作與高辛  
爭而帝遂  
潛於淵

以爲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則以爲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爲禹伐淮  
南子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以爲堯時舜典言  
共工故或又以爲舜時也夫共工氏非堯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  
非舜之所命者叵不知也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  
炎帝之裔垂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而傳  
記顓臾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爲之後世何其妄邪彼共工氏自其號  
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  
名尔左氏之傳可見烏可妄意而爲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爲卽炎  
帝之裔尤非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事渠得謂爲垂  
哉且炎帝至堯殆二千載事相遼矣夏革曰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  
所不知也以今揆古年載誠眇人情測近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  
說矣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古今事物  
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李卓吾曰  
王變伯弱  
有中興之  
王伯焉如  
武丁宣王  
齊桓晉文  
是也故進  
而予之曰  
王曰霸

信同伸

顯曹君子有誇予以展禽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咸謂霸無錄而王者其德力粹駁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粹駁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家各分猶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為霸而霸之不可謂之王也

書中侯霸免治云  
霸猶把也傳云五

伯之霸謂以諸侯長把王者之  
政大抵霸即伯之强者云爾

至戰國之士遊譚馳說架虛穴空以信行其計而後德力粹駁之說興焉善乎李泰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駁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伯霸之盛者而已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

欲駁豈直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三公一公處于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而立荀楊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爲兩塗此霸道之繇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爲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

羊容云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陝

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世將羲炎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當秦漢之間橫行宇內尊義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蓋籍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也